

# 唤醒 红楼梦

周伯华◎著

揭开红楼梦研究的哥特巴赫猜想

HUANXING HONGLOUMENG





典

# 醒 红楼梦

周伯华◎著

HUANXING HONGLOUMENG

揭开红楼梦研究的哥特巴赫猜想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唤醒红楼梦 / 周伯华著.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500 - 0414 - 6

I. ①唤… II. ①周… III. ①《红楼梦》评论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8605 号

## 唤醒红楼梦

——揭开红楼梦研究的哥特巴赫猜想

周伯华 著

---

责任编辑 赵霞 胡青松  
美术设计 石志春  
制 作 马蓓蓓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1.25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字 数 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500 - 0414 - 6  
定 价 28.00 元

---

赣版权登字 05 - 2012 - 12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 - 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推荐序

### 要唤醒“红楼梦”，先唤醒自己

红楼“梦”，“梦”红楼，一个“梦”字万人愁。

说不清，道不明，不清不明才是“梦”。

是“红学”，是“曹学”，人在“梦”中没法说。

是“红梦”，是“楼梦”，红、楼都在“迷梦”中。

这是许多读《红楼梦》、说《红楼梦》者的尴尬。

因为《红楼梦》已将“真事”“隐去”，故而寻找“真事”、“真境”、“真人”、“真情”是为解读《红楼梦》的第一要务。基于这种追本溯源的渴望，周伯华先生借助“有史则考，有隐则索”的研究方法，立志要将《红楼梦》“索隐派”的未竟事业发扬光大。

可是，“索隐派”早已被主流“红学”宣判为猜“笨谜”、“牵强附会”了啊！而周伯华先生却固执着他的索隐与考求。面对主流红

学，周伯华不惟显示了他的“勇敢”，更显示了他的“智慧”。因而他的反问也是那么坚定：既然用物理学的方法解决物理问题、用化学的方法解决化学的问题是科学的，为什么用索隐的方法解决索隐的问题就是违反学术常规的呢？

于是，沿着对“金陵十二钗”的“猜想”，周先生一一开启了“将真事隐去”的红楼秘辛。许多论证，疑前人所未疑，发前人所未发，石破天惊，醍醐灌顶，因为能与《红楼梦》作者闪闪烁烁的夫子自道相呼应、能与脂砚斋言之凿凿的评批之语相贴合、复能获得《红楼梦》故事的“内证”支撑，故而已经接近了庖丁解牛的“神遇”之境。

“唤醒红楼梦”，是周先生的愿望。看来，《唤醒红楼梦》的推出，已显示他的这个愿望正接近实现。

“梦”里的灯光，不如醒来的太阳。

“梦”里的温柔，不如醒后的牵手。

“梦”里山珍海味，醒来味同嚼蜡。

“梦”里海誓山盟，醒来万念俱空。

当周伯华先生固执于“唤醒红楼梦”时，他的无上功德是借此而触动了中国文学中索隐性作品或映射性作品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我扭曲，进而也唤醒了《红楼梦》外芸芸众生所压抑的几多

悲辛。

进而我有理由坦言：在今天，在中国，“梦”是不甘奴化的希望，“醒”是告别愚化的智慧；又何限“红楼”、“青楼”、“庙堂”、“江湖”？

田秉锸

2012年9月16日

# 目 录

我读《红楼梦》之解谜《金陵十二钗》 ..... 001

我读《红楼梦》之唤醒《红楼梦》 ..... 123

## 自序

成功解密《红楼梦》已经八年有余了，是否公布解密的谜底，却始终是我的一个心结。

一方面，《红楼梦》之谜毫无疑问地是此书最具魅力的焦点，我真的舍不得因逞己之能将其完全打破而使它失去味道；并且根据我自身解谜的体会，《红楼梦》之隐实在是精彩绝伦，其索隐猜谜的过程又实在是其乐无穷，公布答案无疑是剥夺了他人搜索竞猜的权利，扪心自问，我至今尚有些于心不忍！

另一方面，《红楼梦》之谜的谜底又确凿无疑地是“红学”一直追寻的核心内容和标准答案，它不仅解决了此书作者的问题，八十回前后的本子的问题，脂砚斋是谁的问题，而且十分明确地解决了“立意本旨”问题。若此时不将其揭示，延续了两个半世纪，试图唤醒《红楼梦》的努力又不知将拖到何年？因此，公布解密的



谜底又似乎理当势在必行！

在我心中，还有一层无法言清的烦难，《红楼梦》研究显然一直被认为是文学界的奶酪，其内部派别的纷争已经闹得不可开交。我，一个标准的草根，若完全不顾忌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间的鸿沟而奋不顾身地蹚此浑水，不仅显得非常不识时务，而且必定有不自量力之嫌。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延续至今的派别斗争已经将新旧红学所使用的方法分歧上升到了“学术规范”的高度，其“规范”的对象就是旧红学索隐派使用的索隐方法。在这一点上主流红学和专家权威们的口径之一致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其捍卫学术尊严的正义性质也是无可挑剔的，明摆着这就是一条不可冒犯的学术高压线。而我解密所用的偏偏就是这个“可恨”的索隐方法，无论我如何坚定地确认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毕竟人微言轻，且无名校名师可以依托，又能奈其何呢？好在我一直置身局外，从未引火烧身。只是心里指望并等待着能有学术界的英才挺身而出为索隐方法正名，我愿意用自己的成果随时为其举证，贡献出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2006年，著名教授郭豫适先生《拟曹雪芹“答客问”》的系列文章发表了，凭心而论，这篇文章是我所见识的批判索隐方法最为全面、最为系统、最为直接又最为深刻，当然也是最为学术的一

篇檄文。它的出现无疑是这一斗争进入高潮并走向成熟的标志。常言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正因为此，我更加急切地盼望着学术界能有与其旗鼓相当的文章诞生且与之抗衡！

令我非常非常遗憾的是，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逝去，不仅没有出现我所期望的爆发，索隐方法反而受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探佚的牵连而更加地被落井下石了！八年的等待告诉了我这样一个事实：索隐和猜谜的方法已经从理论上被清高正直的文人学者们彻底地唾弃了，尽管在学术实践中许多改头换面的论文还是那样地层出不穷，但绝对没有哪个“傻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去为可怜的索隐正名，更无人敢再自诩为索隐猜谜者，在红学界，索隐方法至少在理论上已经死亡了！

如此一来，解决《红楼梦》的问题在我看来就真真切切地，无可挽回地走入了死胡同。正如一些红学家总结的那样：“红学研究到今天已经到了一种极致，出现了一个一个盲点，走不下去了，唯一的希望是等待着新的材料的发掘问世。”“几乎每一个已经定论的东西都有怀疑的余地，越弄越糊涂，谁要说服谁都困难重重，红学突破，谈何容易。”其实这种说法早在考证派的开山鼻祖俞平伯先生那里就被挑明了：《红楼梦》这部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个梦魇，你越研究越觉得糊涂”。红学的现状就是如此令人费解，拥有“科学方法”的主流红学宁肯自甘堕入越研究越糊涂的梦魇，也

绝对不肯尝试甚至宽容与自己并肩切磋学问的同志的方法。红学啊红学，难道真的如大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所形容的那样，还要“再论一千年”吗？

八年来的观望、刺激与失望和眼看着一代一代前赴后继的学者的无果而终，悄悄地改变着我的心态，从耐心等待中萌生出来的那种犹犹豫豫、战战兢兢而又绝不甘心的念头终于鼓起了我试图一搏的勇气。2010年底，南京市图书馆举办第一届读书节，请来了全国各地著名的红学家开办《红楼梦》学术讲座。在论及《红楼梦》与南京的专题上，我借题试着为在场的听众解开了与南京最为相关的“大观园”即“隋园”之谜，现场的热烈反响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之后持续升温的关注毫无疑问地成为激起我奋不顾身的动力，为了大众，为了《红楼梦》，当然也为了澄清学术的真伪，我已经顾不上那是谁的奶酪了，我必须丢掉幻想，截断退路，勇敢地面对主流红学，面对专家权威，特别是直面德高望重的郭豫适老先生和他的《拟曹雪芹“答客问”》这篇代表作。

郭老先生的“答客问”，其系统全面的解析，幽默风趣的文采，细致缜密的思维，天衣无缝的论述值得尊敬，但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内容呢？请允许我这个草根试着班门弄斧：

### 一、“答客问”的基本思路和值得商榷的内容：

郭老先生“答客问”系列文章的基本思路用最简洁明了的语

言是否可以归纳为：历来索隐派的全部索隐结果都是错误的，都是对《红楼梦》内容的主观随意性的牵强附会。其根源则在于索隐派使用的索隐方法是非科学的；其结论则是要规范学术，正本清源；其目的就是铲除红学界的索隐方法。

现在我们一层一层地剖析这个逻辑严密的系列理论，看看其中的是非真伪：

首先，历来的索隐派的全部索隐结果都是错误的，这一总结是基本正确的；

其次，这些结果都是对《红楼梦》内容的主观随意性的牵强附会，这一分析判断也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再次，其根源在于索隐派使用的索隐方法是非科学的，这一追根溯源的正确性在于一切索隐派使用的的确确就是索隐方法，但对这一溯出的索隐方法的非科学的定性却非常值得商榷。难道索隐结果的错误与索隐方法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吗？或者说索隐方法与主观随意性之间一定存在着必然性，并且必须为一切曾经使用过它的人的错误承担责任吗？难道索隐方法就必定只能产生错误而不能产生正确的成果吗？如果索隐方法能够产生正确的成果，是否可以推翻“非科学”的定性呢？避免理论上纠缠不清的最好方法就是用实践解决问题来说明！我想还是拿“大观园”的例子来说，看看我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使用的方法算不算

索隐，如果算索隐其结果是否正确，有没有“牵强附会”之嫌，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存不存在所谓的“主观随意性”吧！

请大家随我索至《红楼梦》第二十八回，看看第一段中：“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始可解释这段悲伤。”此段作者要说的正是所谓“将来无可寻觅之时”的境遇，其中更深的内涵我们且不论，就说说隐于其中的“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的问题，只要将它从百万言中单独提取出来，所有了解红学史的人都会立即发现这个“斯园当属谁姓”的内在含义。因为自袁枚起，争论了两个半世纪的“大观园”说中，“隋园”派无疑是最旺一族，可惜因为无法确证而不得混同于众流派中的一家。万分庆幸的是考证派准确地考出了这样的历史史实：即雍正皇帝将抄没的江宁织造曹頌的房产田地全部赏给了继任织造隋赫德，就是这个隋赫德，将“斯园”命名为“隋园”，这便是“斯园当属隋姓”的全部由头。其后的主人袁枚又将“隋”改为“随”而成为南京存留至今的“随园”。作者巧妙地以“谁”代“隋”的谐音运用，

隐秘曲折地将“大观园”的真实背景地告知读者，公之于众，不过是风流文人惯用的文字游戏罢了。如此解释是否周全呢？作者比任何人都更深知文人的禀性，故特设旁证用于合符，避免不必要的抬扛。

就在第十七回妙趣横生的“试才题对额”的嬉戏中，作者早不题，晚不题，偏偏就在林黛玉后来入住的潇湘馆处，借文人之口题了个“睢园雅迹”。注意！此处已经不再是“斯园当属谁姓”那样曲折拐弯的说法了，它不仅直截了当地将“大观园”称作“睢园”，而且还特地将自己的“雅迹”赋于其中。如此这般应当没有任何牵强附会或偶遇巧合可言了吧？其中只不过又不得不用以“睢”谐“隋”之音的方式罢了！我就是这样索出了作者暗藏于书中有关“大观园”就是“隋园”之隐的内容，又作了这样的解释的，不知您是否信服，是否还有“主观随意性”之处或兼有“牵强附会”之嫌呢？其实，我完全理解辩论中的文人学者，尤其是专家权威们对待学术极其严谨的态度，为此我不妨再索一点隐料请您品尝，再一、再二，总不能再三吧！

恭请专家教授们帮我查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或庚辰本，仔细琢磨琢磨脂砚斋对第二十八回中“此园当属谁姓”后边的那段评批吧！其中居然用了“余几点金成铁，幸甚、笨甚”这样的惊醒狂喜之句。请问此句所指何为铁又何为金呢？字里行间，

脂砚斋那种触景生情，猜得此谜之后豁然开朗的生动状态和激情难道没跃然纸上吗？因此，《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的历史原型就是南京的“隋园”这一结论就不是我自认为的那样简单了，它不仅是作者设隐的原意，而且同时是评批者脂砚斋认定的本意。我的作用不过是索出、解释并反复地核实罢了。至于能不能成为定论，自然应当由专家权威品评和广大读者认可。

好了，我想解决的问题和我所运用的方法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摆在了您的面前，如何品评鉴别是您的权利和自由，在我心里，最想得到的还是郭老先生的品评，无论是褒是贬！

其实，在我看来，郭老先生批评主观随意性是没有错的，问题只是在于对主观随意性源头的追溯和认定。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同为索隐方法，同为谐音猜谜，其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其中的道理何在呢？就在于蕴含其中的主观能动性与主观随意性的根本区别。所谓“主观”指的就是属于自我意识方面的；所谓“随意性”，指的就是无视事实，无视文本的随心所欲。这种属于自我意识方面的随心所欲可以借助一切方法去实施运作，但它本身并不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将其归属于认识论比较确切。而所有“牵强附会”的具体认识则均属于拥有它们的行为个体，它们的共同本质在于因偏离了文本又无视事实而越出了“求是”的正确轨道，滑入了唯心主义的深渊。与“主观随意性”相反的“主观能动性”

则是对主体自我意识在实践运用中的另一种说明，所不同的是它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了以文本为根据，以作者的写作意图为准绳，设身处地从作者的身份、境遇、思路以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手法、策略等各方面出发，兼收并蓄了各派之长，融会贯通于文史之间，老老实实、深入细致地进行了更艰苦、更困难的求索，因而获得了更精准、更有说服力的结果。因此，我们认定“主观随意性”的根子只能是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与其他任何方法论不搭界！

正因为此，据我愚见，郭老先生仅仅将“主观随意性”赏赐给索隐派的索隐方法似乎有些不公平，因为“主观随意性”绝非索隐方法的专利，它可能危及一切学科中的一切方法而无论其科学性与否。在红学中，被认为运用了最科学的考证方法并取得了最显著成果的考证派难道就没有主观随意性吗？说出来真令人汗颜，其成绩最显且功劳最大的鼻祖胡适先生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论证”的学术口号中的“大胆的假设”，不明摆着与“主观随意性”有着内在的联系吗？至于“小心的论证”中的论证是否小心，是否有“偷斧子”的嫌疑，那就见仁见智了。当然，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并不一概排斥“大胆的假设”，历史证明，有许多“大胆的假设”甚至成为了科学的先导。但是如胡适先生那样既不顾白纸黑字，又不顾历史事实，仅出于个人的疑心和学术中无可奈何的需



要而采取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大胆的假设”的命题，恰恰就属于郭老先生所批评指责的“主观随意性”！比如，《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的命题就是一个伪命题！再如，《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书的命题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中生有的假命题！正是这些命题将红学之水搅浑，以至于近百年后的今天尚难澄清，无数才智超群的专家学者沉陷其中而难于自拔。

为什么说《红楼梦》著者是曹雪芹的命题是伪命题呢？说出来道理其实很简单。有本旨的《红楼梦》从问世之日起就没有明确署名的作者，根据书中提示的意味可知：

第一、不等于此书没有作者；

第二、不等于此书的作者不想署名。

这种想署名却不敢署名的巨大矛盾必定有同样巨大的缘由。一般说来，这些理由既来自作者自身，又必定更源于客观条件。解谜之后，这一巨大矛盾的缘由才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作者本人是当朝的“钦犯”，他作书的意图正是与当朝的皇权不共戴天，而他面对的恰恰又是最为严酷的康乾时期的文字狱。试想，作者署名于有如此意图的《红楼梦》前，岂不无异于自投罗网、自取灭亡吗？换位思考，如果曹雪芹是作者，他能愚蠢到甘冒杀身之祸而将自己的字号清清楚楚地署于书中的程度吗？这同将自己的字号明确地署于书前又有多大的区别呢？书中之谜一旦因引起